

近来,我身边总有人不停地撺掇我换手机。他们嘲笑我那苹果3太旧了。三年来我用的手机一直是苹果3,能拍照能上网,能微博能看新闻能记事能读小说,我不明白它怎么就“旧”了?

### 换手机

吴霜

身边的朋友不停地“你土啦!”“赶紧换一个去!”一直不理睬他们,因为觉得没必要。我不玩儿游戏,也不是大网虫,需要的功能全具备。换什么劲儿?但是,忽然有一天,我躺在床上,心里有了一种考虑:总在用一种手机的,多年都不换机型的,这种人对新事物缺乏热情,这种人在自己的节奏里,这种人不会接地气……深夜里,我蓦然间睁大了眼睛一下从床上

坐起来:不是手机老了,是人老了!

这才是我要换手机的真实原因。我不想老,我追风,我和当下小年轻们没代沟。哼!

换什么款式呢?问过我在美国的儿子,他发微信给我:换一个HTC吧,那个好。朋友老于说:去换一个三星吧,很棒的。学生娜娜说:来个土豪金吧!那个时候哎。

我考虑了一下,决定去换一个三星。正比较价格呢,遇见刚从美国回来的友人郭子,他给了我一个重要的信息。吴霜你别去手机店买了,你的号码

是中国移动的对吧?去中国移动营业厅吧,用话费换手机活动正热火着呢。签约保证一定数目的话费,可以用比市价低很多的价格就能换一个新型号的名牌机了。

听了这个我开始兴奋。我家附近就有一个不小的中国移动营业厅,于是穿上大衣裹上大围巾把鼻子都包上再登上高筒靴,寒风凛冽中走了十分钟,目的就是去换手机。

营业大厅里果然人多声音嘈杂,多位年轻的营业员穿梭在各式各样的顾客中,大厅中心醒目的展台上展示着许多不同款式的手机,让人眼花缭乱。

一位年轻女士声音轻柔地来到我面前,我告诉她要换一个新型号的手机,我属意于三星牌的Note2。女士把我引到样机旁,我看到了那个我心目中的三星,机身很薄,比苹果大一圈,亮晶晶有一股英气,看起来确实比我的那个老苹果新奇时尚了不少。看下去的价格直降了两千元还多。刚想说就要这个了,却一眼瞥到三星旁边又有一个机身还更大一

圈的机型,黑亮亮闪着光,更加潇洒帅气。不禁问了一句:这是什么牌子?回答说是HTC one max,最近的一款,这款手机可比那个三星高档。哦?为什么?HTC是台湾品牌,难道它已经超过三星甚至苹果了么?另一个女孩接口说,我告诉您,这是现在年轻人最追捧的一款,它的声音质量、拍摄像素都超过了您要的那个三星。价格上多了六百元,但是绝对物有所值。我想起了儿子曾经的建议,年轻人对这类事物一定比我敏感。估计所谓激情购物就是这样产生的,在女孩子们的交替劝说声中,我决定买这款HTC。于是开始被询问,填表,提供证件、证明信……怎么觉得这不像在买手机?

忽然想起一件事,这用了十多年的手机其实一直都是我父亲的名字,还没有过户到我名下,而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身份证得用原机主的。我说明情况后,女孩说没问题,您提供一下您自己的身份证、老人家的原身份证、户口本,还要有一封死亡证明信,我可以给您把手机号的名字过户到您的名下了。皱着眉头想了半天,这些材料有,但在家抽屉里躺着呢,得回去拿。



素爱旅游登山,国内一些名山都曾光顾,唯独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国道教圣地的武当山没去过。我要登武当山!这小小小心愿对一般人算不上是个事儿,但对我来说却不一样,岁月不饶人,年近八十的人了。武当山主峰金顶海拔1600多米,且山路崎岖,家人劝我三思,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前往。登山顶有

### 金顶之路

张士敏

再攀登山顶,要爬上千级台阶,需时40分钟;另一条是右线,乘巴士至南岩宫,然后登山顶。此外峰奇岭峭,沟壑纵横,风光旖旎,但山高路陡,得耗费三四个小时。我选择了右线。因为淡季,游客不多,倒是抬滑杆的挑夫不少。明码标价,到金顶全程400元,胖人加价,少则450,多者500元。“老先生,坐轿子吧。”挑夫们围着我。我一谢绝。

我备了一根拐杖,一步一步攀登,开始还可以,但速度愈来愈慢,走走歇歇,花了将近两小时才走到一个叫七星树的地方。看图,我只走了四分之一,后面还有朝天宫、一天门、二天门、三天门等四分之三的路程,而且山愈来愈高,路愈来愈险。体力已经消耗大半,照此速度不知何时抵达金顶。双腿打颤,身上冒汗,我颓唐地坐在路边一处供人歇脚的石条凳上。我懊恼不该逞强,应该走左线乘索道缆车,好歹爬一些山,甚至怀疑该不该来这儿。年龄不饶人啊!下山的挑夫从身边经过,问要不要坐?并提醒我,上面路更难走。我犹豫,但想想还是不改初衷,婉言谢绝。

这时从下面上来一个青年,使我惊讶的是他背上还背着一个妇女。他吭哧吭哧喘着气一步步上来,看到石条凳,妇女说:“歇会儿吧。”小伙子将妇女放下来,坐在我旁边的石条凳上,这时我才发现,妇女双脚截肢,是个残疾人。小伙子用手背拭去额上的汗水,我端详他,很年轻,最多20,个头虽不矮,但瘦弱稚嫩。再看那妇女,虽然瘦削没有双腿,但也该有八九十斤重。不由赞叹:“小伙子,你真不简单。”妇女自豪又埋怨:“唉,俺不要他背,他不肯,这孩子,俺拗不过他。”我问:“他是你什么人?”“儿子,俺儿子。”妇人挺骄傲。

她告诉我,他们从邻省河南内乡来,离这儿很近。他们是农民,儿子从小听话孝顺,前不久从中专毕业。“俺妈这两条腿是因为我断的。”一直沉默的小伙子终于开口。告诉我,小学三年级时一天母亲送他上学,路上发生车祸,母亲为护他被汽车压了。“所以你现在报答她?”我说。小伙羞怯一笑。妇女说:“我相信这儿的菩萨,一直想上武当山,可俺是残疾。他说妈,等长大了俺亲自背你上山拜菩萨。”“呵,我领悟,‘现在你长大了?’小伙子仍然一笑,半晌,起身:‘走吧。’”

继续上路。小伙子身背母亲,我尾随在后。奇怪,刚才的颓败、懊丧都消失了。

攀登!攀登,我们终于登上金顶。他们母子请了一炷香,跪在铜铸鎏金、金碧辉煌的金殿前,虔诚地祈祷。我不知道他们念叨什么,但一定是祈求幸福。

望着脚下似波涛起伏的千山万壑,神秘飘忽的云雾和阳光,我不由思绪万千。金顶之路,我感悟自己,也感悟人生。



烈马嘶风图 中国画 汪济生

在衢州,当听到徐谷青掘根必采已伐之木,采根处必定种植树苗,且每作成一根雕作品,栽树决不少于三五株,我的兴趣能不饶然而生?

徐谷青何许人也?衢州根博园主人。根博园又名根雕园、醉根园,位于钱塘江源头,浙闽赣皖四省际,黄山、三清山、千岛湖等著名风景区的中心。根博园虽是个新园,却因安顿于71%的森林覆盖率之中而饱吸着天地精华,更因人杰地灵而浸润着1800余年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根博园怀孕了醉根天工博物院、根雕佛国、青梅园、醉根潭、云湖禅心、醉根宝塔、醉松亭、醉景园、醉贤阁、醉根坊等等诸多景点的根文化主题景区。根博园大,大到占地3.03平方公里。物华天宝,是难得的国家级5A景区。通常只作为边缘性摆设和用具的根雕,在此地得到了升华,登上了大雅之堂。



我说给我一刻钟时间,我回去取。不过我有个疑问,户口本上有我父亲的户主转移证明,那上面就说明了他是何时去世的,这证明还不够吗?女孩说不行,我们这儿规定就是这样的,必须有一封派出所的证明信……我觉得这真的不像是在买手机。

我重新围上大围巾套上大衣,回头出门冲进冷空气中,快步走回家,进门摘下围巾脱了大衣就翻抽屉,翻出户口本,翻出我父亲的第一代老的身份证,又翻了半天资料夹,惊喜地发现真有一封派出所开出的关于我父亲去世的证明信!曾记得当时那警官对我说留着这信的复印件啊,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用。拿到这一堆东西再穿上大衣围上围巾又冲出去了!

等我一身大汗地在中国移动大厅的柜台前排队,填完一堆表格签了不知多少个字拿着一厚叠的纸张终于拿到了那款神气活现的新款HTC,已经是晚上九点以后,人家马上就关门了。手机换了,兴奋劲也消失殆尽了。

出门时,听到一个外国女士在大声抱怨:等了一个多小时了没人理我!有人管我吗?我过去跟她说,在这儿办手机手续比办护照签证难。你得耐心点儿。

我第一次看舞台上的芭蕾舞,是1944年的事。当时,上海处于日伪统治下。由于日苏未开战,因此上海苏侨能自由活动,不像英美等国侨民都被关到集中营里去。于是,有苏侨成立了一个芭蕾舞团在大光明大戏院演出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我去看了。外行看热闹,不敢评论演出水平,四只小天鹅共舞很好看,至今喜欢听这一幕的乐曲。

### 看芭蕾舞的故事

张朝杰

解放后,苏联有个文化艺术代表团在美琪电影院演出。报社总编小钟有两张隔天的人场券。他先去看,给了我一张次日的。他说是有乌兰诺娃上场跳芭蕾舞。当时乌兰诺娃是世界级芭蕾舞演员,有“斯大林掌上明珠”之称。小钟看后对我说她跳得好极了。没想到我会无此眼福,因为我去看的那天,乌兰诺娃没上场,据说是被斯大林召回国去为访苏贵宾演出。

几年后,我和夫人佩仪到美琪电影院看上海芭蕾舞团的演出。当时舞团团长是胡蓉蓉。我读初中时,胡蓉蓉和陈娟娟是名扬四海的电影童星。长大后,陈娟娟赴港弃艺从商,胡蓉蓉在上海,一生从艺。人各有志也。

回头看,我去看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剧名可能记错),我看到贾林二人在舞台上跳跃,贾让林在他面前旋转,又用双手举起林,平托着转圈。我心想,林有病,被贾如此折腾,能不吐血身亡吗?我轻声告诉佩仪我这想法,她差点笑出声来。

2013年8月上旬,我看到电视新闻报道上海芭蕾舞团在伦敦演出现代芭蕾舞剧的几个镜头。幕落,观众起立鼓掌。报道说鼓掌持续10分钟。我开心笑了。



山峰,我唯敬畏而已。根雕佛陀重达40余吨,跋山涉水、迢迢而来,于山灵水秀、生态绝佳的衢州福地,稳稳落座,焕发金光耀彩,彰显圆满庄严。

我在根博园的唐风汉韵里一路行来,导游说,大师融合道家的无为、儒家的天人合一、佛家的顿悟,妙造自然,形成心像;说大师根尘脱落,心佛清静;说大师是一个奇人,铸造了一个奇迹……

### 慧根沉醉

戴逸如

听得我好奇心萌生,便问:“能见见大师否?”断然答:“不能!”导游解释,园里的工作人员尚且难得见大师一面哩,何况游客!追问:“大师就这么牛?”斩钉截铁答:“是!”小导游无比钦敬地说,连她也仅仅只是远望过大师。我又问:“是吗?那大师相貌如何?”答:“记得大师头发很长,胡须很长。”我脑海里顿时浮出

一个仙风道骨的太乙真人形象,不由得感叹:“这真是:‘松下问童子,言师雕根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了。”

衢州市旅游局副局长郑兵告诉我:徐谷青大师出身山民之家。很小学箍桶。老是溜到山上去掘树根。他还真有慧根,天生与树有缘,终于走上根雕之路。大师敬业,至今单身。成名之后,大师被媒体与访客弄得不胜其烦,一再打报告,说他念书不多,笨嘴拙舌,见到摄影机头上就冒汗,恳求领导替他挡驾,让他能集中精力于根雕创作和根博园后续工程的建设上……

我听了抚掌赞叹:善哉!醉根徐谷青,牛人徐谷青,因醉而可喜,因牛而可爱呵。

### 回谈

衢州行

天香龙门,一首交响乐。请读明日专栏。